

時值深夜二時，病人共用的房間早就過了熄燈時間，周圍的病床都拉起了簾子，自己的也不例外。入睡的時候伴隨輕微骨折的手，總感覺快能出院了，雖然有時候仍會隱隱作痛但絲毫不影響容易入睡的我。今天卻罕有地從朦朧之中醒來，受傷的右手無法直擦眼睛弄清視界，比起那個先是感受到下肢傳來一陣熱度。

作夢看到女朋友的關係嗎？生理反應竟然在住院期間如潮水般衝擊而來，實在是太不尋常。

不是的。視界清晰那瞬間，能見半掉落的被子和自己之間有一個頗為熟悉的身影。黑夜中發亮的白袍不整地掛在床邊，柔軟濕潤的未知和股間的炙熱接觸。

「哎？剛好舔下去就醒來了嗎？還想著只是偷偷吻一下而已……怎麼辦才好呢。這個。」指節分明的手纏著陰莖，眼前的男人抬起頭，唇邊沾著溢出的透明。滑動的舌頭在深夜中特別顯眼。

總算是意識到發生什麼事的時候，熟悉的臉龐就向前湊近，手掌絲毫沒有鬆開的意思，他巧妙地躲過骨折的右手臂，清秀的容顏就在眼前，低音靠近耳邊：「吶，要保守秘密哦。對我和你都沒有好處吧？」

「你……」只有在巡邏的時候看過的名醫，並不記得他的姓氏或名字，急忙吞下因快感而分泌的唾液，打量那頭顯眼的銀髮，壓下聲量：「不就是負責外科的——」

「噓……悠生。性愛的時候要叫名字。」他的身體再次挪回跨下，把拇指和食指之間形成的環狀收緊，輕輕擠壓龜頭，使我不禁倒抽一口氣。純熟地套弄著手上的那根，彷彿玩具一般。他伸出靈活的舌頭滑過矗立，隨後吸吮後方會陰處前的陰囊。

真的假的。連女朋友也沒有碰過的地方，正在被陌生的主診醫生服務著。混亂的思緒糾成一團，卻被一波又一波的快感推散。右手突如其來的刺痛讓我回過神來，然而沒有反抗的能力。

「做這種事情，你以為可以沒事嗎！」依舊壓下聲量地嚇唬著他，說到底已經只剩下這點能力反抗了。

「啊啊，雖然不是幫你看診的人，但我從旁觀察可久了，直男來著？如果是這根的話可以放進深處的感覺呢。你的形狀真好看，而且又長得不錯看。」似乎沒有想要回應我的意思，他張口放開含著的炙熱，白滑細緻的臉蛋磨蹭著，說了一些毫無關係的話。

「跟我做過的男人都不會揭發我呢。因為很舒服。」他一手扶著陰莖上下滑動，另一手以手掌磨擦頂端，笑得滿足的表情，「舒服得會想再跟我做愛。」

完全被對方玩弄於股掌之中的感覺並不好受，但眼前這個男人實在擁有難以形容的性愛技巧，至少我沒有嘗過這種滋味。下肢腫脹得難受，一直被執拗地持續刺激著，一開始感受到的是痛楚，然而帶著不停止的享受，腰部開始忍不住抽動，理性彷彿不再存在般的，我看著那雙魅惑的眼睛，不受控的喉嚨深處發出悶吭聲。

「想射出來嗎？一定很不舒服吧。告訴醫生，我幫你弄出來。」他把濕滑的唇舌湊近，溢出的液體被舔得乾淨，然而也跟不上溢出的速度。他再一次吸吮手上的陰莖，要把它搾乾一般

地快速上下挪動頭部。柔軟的髮絲拂過下腹部，最後他放開炙熱抬起眼瞼看著喘息的我，伸出舌頭貼近精液的出口，「我會一滴不漏的幫你接著，乖孩子。」

熟悉的射精感從中湧上，也沒有告訴對方自己要釋放慾望，緊咬牙關迎接了愉悅得無法開口言喻的瞬間。緊閉著雙眼吐著鮮紅的舌頭的表情無比情色，大量的白濁間斷性地噴出，斑駁地落到他的頭髮和臉龐，理所當然也落在他的唇舌中。他一語不發地把所有精液接過才閉起嘴巴。我喘著粗氣，不知不覺間右手的刺痛感不再存在，左手也無力地垂在他的肩膀上。

沒有把液體吐出來，他的聲線因為深喉而稍微沙啞，舔過唇說：「謝謝款待。」

更不用說他到底是不是把精液吞下去了。飢渴的樣子實在讓人退避三舍。然而他有點貼心地拉了面紙擦拭性器周圍，更幫我把褲子穿上，鋪好了床被。然後才撥好頭髮戴好眼鏡，拉好了自己的襯衣，像是若無其事一般地把白袍穿上。疑惑地看著眼前的男人，他長得漂亮，而且看起來十分精明穩重，做愛的時候像另一個人般的表情和話語都有一種魔力似的。

他眨眨眼睛，瞄過驚訝又疲累的我，拉好領帶露出了溫和的微笑。

「下次，請做好準備瞄準我的肉壁。」他最後輕搭我的肩膀，攀過來如此道：「記得我的名字。好好叫我，我會讓你很舒服的。」悠生扶了一下眼鏡，和我約定無期的夜晚。